

## 叶辛点赞的那颗杨梅

□陈金裕



叶辛在活动现场。

6月27日早上,象山县贤庠镇“见海阅读”讲堂里,窗扉半掩,象山港的海风送来远处草木的清气,2026年度宁波市第二场“文艺大师开课了”活动暨新大众文艺公开课如期开讲。主讲人是著名作家、编剧、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叶辛,他以“开拓创作视野书写人间万象”为题,与百余名宁波本土写作者分享半生行走与案头的甘苦。

讲到酣畅处,叶辛忽然停下话头,双手比画出一个圆润的弧度,眼里亮起孩子般的光。他说昨日在茅洋吃了一颗杨梅,乒乓球那般大,汁水丰盈得几乎要撑破薄皮,核小得藏在厚实的果肉里,一咬下去,满口是山野积攒了一整年的甜。他连说了几遍“好吃”,语气里没有半点作家的矜持,倒像乡间老农夸自家园子的收成,又郑重地补了一句:要写篇文章,把那颗杨梅在舌尖上的刹那,妥帖地记下来。台下的写作者们笑了,原来人间万象的开端,往往只是一枚果实心甘情愿地炸裂。

那颗杨梅是午后品尝到的。叶辛在茅洋考察竹根雕,巧手匠人刻刀下的山水人物尚未看尽,主人端来刚离枝的杨梅。他边看边吃,一颗接一颗,他感叹说,这杨梅与他处不同,肉厚核小,甜里带着山野的清冽,那清冽不是酸,是海风穿过留在果肉里的凉意,是泥土深处岩层渗出的微咸。随行的人告诉他,这杨梅来自花旦杨梅园,园主叫管根杏,年轻时肤白俊朗、为人幽默,村里人唤他“花旦”,叫着叫着,便成了这满山果树的姓氏。

当晚去入住点的车上,车窗外的象山夜色沉厚如墨,看不见一棵杨梅树的影子,连远山的轮廓也融进了暗处。我鼓了鼓勇气,向叶辛老师推荐了自己写的三篇小文——《杨梅酒与小龙虾红妆对酌》《喝杨梅酒懂生活滋味》《杨梅罐头时光暂停术》。他打开手机,眯眼看了看标题,微微颌首,说回去定会细看,自己也正想写一篇。那一刻车厢里很静,

只有引擎低沉的嗡鸣,窗外的夜路漫长而温柔。

管根杏种这颗杨梅,是为了女儿。3岁的小女儿爱吃杨梅,他便在村后的山坡上种下了第一株苗。那时他大约不曾想过往后的事,不过是一个父亲最朴素的心意:女儿想吃,家里便要有。谁料这一种就是33年,两百余亩的山头层层铺开。女儿早已长大,而那些树还在。每一颗杨梅从青涩到殷红,不过半月时光;可一座园子从无到有,却用了半生。

叶辛说吃杨梅,吃的量少,可以不吐核。他在车上闲聊时说起这个习惯,语气平常。杨梅的核很小,可它偏是一枚果实的核心,所有的甜都裹着它,所有的肉都护着它。不吐核的人,是愿意将全部接纳进去的,连同那一点坚硬与不易消化的质地。写作何尝不是?我们总想萃取生活的甘美,却常规避那些粗粝晦涩的部分。而真正深入人间万象的文字,往往从那些被吐掉的“核”里生出根来。

第二天的课堂上,讲厅里依旧安静,窗外象山港的风偶尔摇动帘角,却吹不散室内凝神静听的气氛。叶辛将身子微微前倾,对台下的写作者们说:“文学写作无需一味追逐热门题材,流量如潮水,来得快去得也快。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,要以真实生活为底色。”他顿了顿,又提起茅洋那颗杨梅,说它并不出身名门,没有古树名号,也没有奖项加身,不过是一个父亲33年前种下的普通植株,年年结果,年年被风摇落,又被新芽接替,这便是最真实的生活底色了。

叶辛说要写一篇关于杨梅的文章,我不知他会从何处落笔,大约会从那竹根雕旁的初见写起,或从夜晚车上关于果实与时光的闲谈深入。当一位走遍山川的作家,为小小一枚果实留出那么多话语时,那枚果实便不再只是果实,它是时间在枝头凝成的琥珀,是一个父亲用半生守候的承诺,也是写作者与真实生活之间,最朴素也最深邃的遇见。

## 薄荷疯长 □郁妍捷 文/摄

早上拉开窗帘,几条笔直的薄荷藤便携着晨曦冲进我眼里。猝不及防的,我吸了一口冷冽的味道,一直清凉到我的心里。

略略一低头,我发现阳台的几个泡沫箱里,薄荷叶早已叠摞着,接连着,长成了葱葱茏茏的一片。夜里落下的雨珠还有一些留在叶片上,水银似地摇晃,风稍微一追,便逃也似地滚到叶尖,迅速遁入泥中。叶片被浸渍得绿茵茵的,比对面的河水还要绿,比我的比喻更绿,比我无穷的想象还要绿,比我用过的所有的词共同组成的绿,都要绿。绿色的世界,依靠着阳台的墙体。

有几丛大胆的薄荷枝条紧挨簇拥着,斜斜地探过身子,顶端的嫩叶已经够到了阳台沿,似乎要刺透玻璃伸入窗里,却又恪守古礼,止步于窗棂。它们像冒雨赶来的老友,等着我醒来,一同探寻夏日藏在地平线外的诗意。却见我还在蒙头大睡,于是它们索性在窗台边趴了一夜,任由雨水把叶片覆盖,也不摇晃,大概是生怕水滴落在瓷砖上,把我惊醒。

难为这么有心为我考虑,毕竟它们是生命力那么旺盛的植物呀!

尤其是今年入夏后,它们的长势真令我惊讶。

阳台的这些薄荷,都是我去年种下的。当时我刚搬进新家,为了让这个独属于我的小窝多一些“活气感”,也为了防虫蚁,我从网上买来一袋“包发芽”的薄荷种子,也没在意种植说明,便洋洋洒洒散进了几个盛满营养土的全新泡沫箱中,除了浇水,就没有过多关注,更不用提打理了。但我还是抱着期望,希望能收获爆满箱的薄荷,可最终,薄荷的出芽率并不高,箱子里稀稀拉拉地杵着一些薄荷枝叶,风一吹,就东倒西歪的。我一直以为,这是薄荷用现实情况教育我,有多少付出才有多少结果。

所以,我对这些薄荷不再抱有期待。

再加上今年年初,气温短暂飙升后,我眼睁睁看着泡沫箱里冒出了些许薄荷苗,但刚开心没两天,心跟着温度又瞬间回落——我没料到天有

那么寒,时间仿佛再次转身折回,让错过暖意的人,重新经历一遍。风雨过后,地还是湿的,到处是暖风天热闹后的残局,花盆里积着雨打风吹落的花与叶子。我当时就死了心,认定薄荷也熬不过突然间的冷热变换。于是,对它们的关注,也更少了……

日往月来,时间流转。而今,我盯着在阳台上随微风摇曳的连片薄荷,涌起一股冲动:我要打开窗去近距离看它们的生长——手脚比心动得更快!左手拎起了水壶,右手打开了窗户的开关,脚便跨到了外面的平台上。

蹲在泡沫箱前,我看到靠近泥土的薄荷藤是黑色的;我看到还有幼苗在破土而出,不管是不是薄荷的苗,我都感叹生命的坚忍:不焦急不灰心,默默蛰伏在土壤的黑暗中,不确定要花多长时间,就为等待一个好时机破土而出,看看外面的世界;我看到一个泡沫箱的正面有一处裂缝,一枝薄荷藤已经钻出来了——我好奇它花了多大的力气,又花了多少时间才顶破厚厚的泡沫板?我更好奇外面的雨露阳光真的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?我能清晰看到,这条薄荷藤冲破阻碍后原本是向下生长,却在即将触底的时候90度转弯,笔直向上,就好似被天空拉住了手,一起奔赴太阳……

一切景语皆情语。景随时迁,情随景转。若是早一天,心中翻涌着浮沉的愤懑,看到的也许就是薄荷的多此一举,何必一定要来世道走一遭;若是晚一天,满是不休的计较,看到的也许就是薄荷的不知好歹,不管不顾地冲撞。

我把手指放在薄荷叶上摩擦,又放到鼻下,我闻到了指尖上的清香,满足地吸了一口气,内心满满地治愈。

离开前,我顺手摘走了一枝薄荷顶上的几片嫩芽放在手掌中。来到厨房,我学着电视里的样子,双手一拍,放进气泡水里,然后喝上一口,凉凉的水混着薄荷香的微甜滑入喉头——早上的一杯薄荷气泡水是对身体一天的祝福,而每个细微的雀跃,都是对生命的温柔礼赞。



作者阳台上生长的薄荷。